

北京书店达 1994 家, 获称“书店之都”

将扶持实体书店进校园、进商场、进园区

新华社北京3月3日电(记者张漫子)记者从北京市实体书店建设联席会议办公室获悉,截至2020年底,北京实体书店数量达到1994家,已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万人拥有实体书店”的指标任务。

2021年起,北京将出台专项扶持政策,推进书店进校园、进商场、进园区。实体书店是城市重要的文化地标,承载市民精神文化需求,体现城市文化气

质。近年来,作为全国文化中心的北京将实体书店扶持作为公共文化建设的重点抓手,制定出台政策文件,连续5年投入扶持资金,大力推动实体书店产业发展。在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袭来的背景下,北京第一时间为企业纾困,在保证扶持资金快速到位的基础上,积极协调行业内外资源,推动企业转换经营方式,促动实体书店加快转型升级、融合创新的步伐。

在中国书刊发行业协会近日主办的“新时代杯”2020时代出版·中国书店年度致敬活动中,北京市因新开书店数量、书店品牌、人均阅读指数、阅读活动、政策资金保障等多项指标表现突出,荣获“书店之都”荣誉称号。

北京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王野霏表示,截至2020年12月31日,北京市已拥有特色书店200家,1000平方米以上的书城41家,实体书店数量达到1994家,已实现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万人拥有实体书店”指标任务。

下一步,北京将鼓励实体书店植根于全民阅读,为广大读者提供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文化活动,推动24小时书店建设,繁荣首都夜间经济,不断满足人民群众个性化文化需求;推动“书店与社区结对子”,举办书店进社区全民阅读常态化活动,鼓励每家书店对接周边5至10个社区,打造完善15分钟阅读圈。

从《刺杀小说家》的拓荒看中国电影的想象力

本报记者张漫子

从上世纪70年代乔治·卢卡斯以《星球大战》为支点打开一个关于想象力的新世界的大门,再到本世纪以来《指环王》《纳尼亚传奇》等美国奇幻大片不断刷新我们的视觉体验,新一代的年轻人呼唤电影这门跨越三个世纪的艺术,带给他们奇幻的故事、超验的感受、形而上的表达,以满足他们物质现实世界之外的文化想象。

然而在中国电影屡创票房纪录的同时,我们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事实:受制于想象力、工业化等因素,东方的奇幻探索步履蹒跚。如何为中国奇幻大片锚定坐标,如何找到中国奇幻题材的文化基因,都是一条少有人走过的路。

今天,这一局面就要被改变。在牛年春节档再次刷新中国影史纪录之时,《刺杀小说家》在想象力的开掘、工业化道路探索等诸多方面,以拓荒之姿为中国奇幻电影提供了新的价值标尺。

想象力在哪里

《刺杀小说家》讲述的是一个“凡人弑神”的奇幻故事。“当全世界都不认同你的信仰时,你要不要坚持下去,以及你是否会坚定地认为,如果坚持下去,终究会发生某种改变。”该片导演路阳介绍。

“故事的核虽不算新鲜,但如何将这个核放置在两个彼此纠缠的平行世界,并以奇幻电影的壳托起这个核,全然是一次没有参照系的实验性探索。”该片的出品方华策影视副总裁傅斌斌说。

奇幻,是地道的舶来品。纵观西方文学发展史,奇幻文学属于更为古老的文学传统——幻想文学。英国作家托尔金这样定义“奇幻”:必须创造一个与现实世界独立的另一世界,一个幻想的世界,却是一个完整、丰富而又真实的世界。

路阳说,原著用一个小说家和一个失孤的父亲互为镜像,传递了信念的力量。“这一点特别打动我,是我想把它变成奇幻电影的原因。”

然而将严肃文学变成充满想象力的影像,比想象中难。正常的电影剧本创作时间是1年左右,而《刺杀小说家》的剧本改编花了21个月。

“从小说到电影,那条沟壑特别巨大。”路阳说,小说里很风格化的东西,那些奇幻的描写,“小径分岔的花园”式的写法,移植到电影里,就要重新勾勒。不论是带给观众前所未有的新鲜感,还是构筑一个可信的异世界,都需要喷薄的想象力。事实上,想象力的匮乏正是中国电影长期被人诟病的一个突出问题。

“我们要用足够的细节,扎实地支撑起人物,包括他的诉求、欲望、行动、情绪。”在



电影海报中CG角色红甲武士与真人角色跨次元激战。

路阳看来,小说到电影的细节缝隙,必须用想象力和创造力填补起来。云中城的宫殿山什么样?渡口的风格怎么确定?街道弥漫着怎样的气息?都需要想象和再创造。后来,团队用《山海经》里不同的动物为每个坊做了归类。

经过21个月的设定、推演、设计、写作、推倒、再重来,《刺杀小说家》踏出大胆一步——区别于西方构想的惯例,那个在既定规则秩序内探险的奇幻世界,这一次,中国奇幻在挑战秩序、打破规则中找到了自己的独特基因。

一把钥匙

如何呈现这个想象力驰骋的世界?当科学进步带动了技术飞跃,电影工业就是为想象力松绑的那股力量。对于电影《刺杀小说家》而言,为想象力开掘更高更远的呈现空间,要靠视效这把钥匙。

2000张概念设计图,2095张分镜头故事板;20多个摄影棚,面积高达17万平方米;100台摄像机,20台电脑,120个动作捕捉摄像头……

“在导演的设定中,赤发鬼原本是人,想变成神,却由于欲望作祟而成了妖魔。”视效指导徐建说,这是一个大反派,需要呈现给观众一个“让万念俱灰的感觉”。

为了精确表现这个数字角色,徐建和他的团队前后花了三年时间。赤发鬼有15

米高,4只手臂,红发蓝面——这是观众能够看清的。而那些真正营造逼真和沉浸感的,则是看不清的40万根头发、90万个毛孔、做表情时肌肉的变形、血管的扩张等极致的细节。

“我们要做到什么程度?我想,如果现实中真的有这样一个生物来到你面前,你连逃跑的念头都没有了。”

为达成这一目标,徐建先后研究了赤发鬼的骨骼和肌肉分布,它的表情、呼吸、汗毛甚至睫毛的弯曲度。“毛孔里有汗毛,逆光的时候会看到一层小绒毛,否则皮肤就变成了胶皮。睫毛生长的方向都会对赤发鬼的精神状态有影响。”

为了让技术精确地支撑好故事里的世界,视效团队还解决了一个世界级难题:让赤发鬼的毛孔跟皮肤和肌肉“动”起来。

需要更多“冒险”

走出影院,一些奇幻迷、动漫迷直呼“二刷”,还有影迷在豆瓣短评中写道:“震撼!没有影片给我这样的新鲜感。”

这份震撼背后,是一次长达五年的冒险。路阳接这个项目的时候,还是满头黑发,现在头发已经半白。“很熬人,但很值得。”路阳说,这里有一个我从来没有面对过的课题:如何说服观众相信我们给他们的这个奇幻世界,并且跟随主人公去冒险,看他在冒险路上的奇遇,深信的物理法则

都崩塌了,他还在坚持——我们想表达,这个世界是存在其他可能性的,等待冒险者去印证,去创造。

正如《刺杀小说家》传递的价值一样,《刺杀小说家》的主创团队踏上的一条充满奇遇的冒险的征途,也是一条与脚下平坦的陆地相比,道阻且长的路。

“在和动作导演讨论时,我提出的要求是,别给我看我见过的东西,咱们弄点新的。”在路阳看来,每部电影都有新突破,这才是中国电影应当做的。

郭帆在拍摄《流浪地球》时曾感慨,中国幻想类电影在制作上与好莱坞之间的差距超过20年。缩短差距,需要一个接一个的冒险者迎难而上。在中国电影从“刀耕火种”向工业化迈进的路上,《刺杀小说家》接过《流浪地球》的火炬,以协作模式,最大程度优化动作、美术、虚拟拍摄等工业流程,再度缩短这一差距。

结束采访正是牛年春节档尾声,其间不断有App弹出消息:票房再创新高。这一消息在给人振奋的同时不禁引人思索:在成为“全球最大票仓”过后,中国电影是否到了开掘票房之外意义的时候?

“在这部电影里,我们始终要奔向艺术的远方。有时大家说电影没用,艺术只是远方的呐喊或哭声,跟我们的生活有什么关系?不如谋求一点实在的、眼前的东西。但我还是相信艺术塑造人的那个力量。”路阳说,这值得我们冒险,中国电影需要冒险精神。

据新华社太原电(记者王学涛)黄河中游东岸的蒲津渡遗址上,4尊铁牛排成两排,面向黄河,怒目圆睁,侧耳聆听,前腿蹬,后腿蹲,一幅“沧桑未改牛脾气,进退还凭铁骨头”的气势。它们已近1300岁。

中国桥梁专家唐寰澄认为,它们不同于扬军阵、耀帝威的秦兵马俑;亦不同于宣佛法、炫珍宝的释迦舍利;也不同于讲五行、为厌胜的镇水石犀。这是一个具体的工程建设,是中国古代劳动人民对世界桥梁、冶金、雕塑事业的伟大贡献,是世界桥梁史上的无上之宝。

因国家工程而生

蒲津渡历史悠久,是古代黄河中游一个重要的渡口,曾是运送粮食、盐、铁等物资的通道,在政治、经济、军事诸方面都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为历代兵家必争之地。

永济市文联主席杨孟冬说,之前蒲津浮桥为竹索连舟浮桥,用木桩做地锚,春天黄河冰凌解冻后很容易将浮桥冲坏,不仅劳民伤财,还给两岸交通带来不便。到唐开元年间,唐王朝国力强盛,生铁产量已很丰富,有条件用在工程上做浮桥地锚。

于是,唐开元十二年,唐玄宗倾国力,派中书令张说主持修建新的蒲津浮桥,在两岸各铸4尊铁牛为固定地锚,改“竹缆连舟”为“铁索连舟”。

在中国传统文化里,牛是镇水神兽,这8尊铁牛出生时就被寄予了守护黄河安澜的美好愿望。

一时间能工巧匠汇聚于此,人声鼎沸,烟尘滚滚,热火朝天地铸造以铁牛为代表的铁器群。他们以黄蜡雕塑造型,将澄泥涂于蜡模外,用火烘烤,待泥模烘干后蜡液排出,再堵住排出口,灌入洪流般火热铁水,当铁水凝固后打碎泥范,铁牛顺利成型。

据测算,这4尊铁牛每尊重达45至75吨不等,长约300厘米,宽约110厘米,高约150厘米。每尊牛的后部有一横轴,长220厘米,轴头有不同纹饰。这批铁器群为低硫低硅灰口铁,是木炭冶铸的产物。

“这是一项国家工程,无论铸造技术还是雕塑艺术,都代表了当时最高水平,是中华民族的骄傲。”曾负责铁牛考古发掘工作的考古专家刘永生说。

坚守岗位500年

“铁牛造型非常写实,选用的是我们当地晋南大公牛的造型,看上去憨厚朴实,又有大唐雄浑厚重的气势。”蒲津渡遗址博物馆办公室主任尉会萍说。

和铁牛配套的还有铁人、铁山、铁墩、七星状铁柱等。其中,最有趣的是个头高大的铁人们,形态、表情各异,极为生动。每尊铁人高约1.9米,有的形象轮廓分明,眼睛大,颧骨较高,嘴唇丰厚,袒胸赤膊,下身穿着围裙;有的则穿着典型的唐朝服饰。他们双手呈握器物状,两拳成孔,可能当年拿着“工具”。目前他们的身份还不能确定。

这批铁牛可不是普通的牛,它们身下斜柱桩的构造和作用在古代桥梁工程的典范。每尊铁牛下方,有和牛身相连的6根铁柱,倾斜度达35到45度,牢牢扎入地下。柱桩均在1.5米左右距离出现反向伸出的“出脚”,增大了前后、左右、上下活动的阻力,保证了上部铁牛的稳定、坚固,使其可以承受来自浮桥的水平拉力。

然而,面对黄河的惊涛骇浪,铁牛难免有沉浮。宋朝时,8只大铁牛被大水冲走,陷入河底的淤泥。为重修浮桥,当时出色的工程学家怀丙和尚利用浮力打捞起它们。这个故事后来被编入课本,铁牛也因此家喻户晓。

专家们考证,在对蒲津渡浮桥不断维护下,黄河两岸8尊铁牛坚守岗位约500年,直到浮桥被金元战火毁掉,它们才卸下肩头重担。

保护盛唐遗风

清代蒲州知府周景柱在《开元铁牛铭》中记载,蒲西郭外黄河之岸侧,有铁牛四,自唐开元中所铸凡八,其四在秦之朝邑,东西分向,用以维河桥。及金元世,桥废渡绝,而牛之存者如故,阅千有余岁矣。

面对历经沧桑的大铁牛,周景柱发思古之悠情,加强文物保护,修筑了保护铁牛遗迹的青砖护卫墙。

俗话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就发生在铁牛脚下这片土地。随着黄河向西改道,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铁牛渐渐没入泥沙。

永济市博物馆原馆长樊旺林坚信铁牛的存在。他深入黄河滩涂探查,到民间走访,1988年正式寻找铁牛。一年多后,黄河东岸的4尊铁牛,连同铁人、铁山、铁柱等面世,樊旺林百感交集,流下激动的热泪。目前,河西岸的铁器群仍沉没在泥沙中。

由于靠近黄河,空气潮湿,地下渗水不断,出土后的铁牛等腐蚀严重,锈迹斑斑。铁牛的保护工作引起各级政府的关注。1991年进行了第一次考古发掘,1999年10月至2000年4月又进行了第二次考古发掘。

2001年,“蒲津渡与蒲州古城遗址”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5年,蒲津渡遗址保护工程完成,铁器群在发掘原址上被提升了12.2米进行保护展示。

如今,蒲津渡遗址博物馆安装了监控,30余名工作人员24小时不间断地看护着这批铁质文物。每遇下雨下雪天,工作人员会第一时间擦去铁牛身上的水;文物掉一点铁渣,他们都要收集起来;尉会萍更是坚持写工作日志、拍照,记录着大铁牛身上发生的点滴变化。

“铁质文物保护是个世界难题,我们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守护着它们,希望能对铁牛的保护、修复有参考价值。”尉会萍说。

观黄河铁牛,赏盛唐『牛气』

蒙古族皮艺:在皮张上妙笔生“画”

新华社呼和浩特电(记者殷耀、于嘉、勿日汗、王雪冰)一朵朵紫嫣红的牡丹花由层次分明的绿叶衬托着,刻画在凹凸有致的皮质圆盘上,显得活灵活现……走进内蒙古自治区“非遗”项目蒙古族皮艺(皮雕画)技艺代表性传承人云成义创办的产业园,一幅幅精美的皮雕画或挂在墙面,或摆在书架上,让人目不暇接。

“对中国北方草原民族而言,皮革曾是记录生产生活的特殊载体,雕刻在上面的图案生动逼真、质感强烈,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项目之一。”云成义说。

蒙古族皮雕画大多在牛皮上手工雕刻、彩绘而成,呈现出浮雕般的美感。然而,这一古老技艺逐渐与现代生活脱钩,加上专业人才流失严重等因素,皮雕画一度面临濒危。

“皮雕画有近千年历史,文化内涵十分

丰富,挖掘好就一定会有广阔发展前景。”云成义说,“把这项技艺与现代生活紧紧结合起来,以文化创意为引领,探索产业化发展,对它的传承弘扬很有裨益。”

今年58岁的云成义出生在呼和浩特土默特左旗。他儿时常看长辈制作皮雕画,耳濡目染下,也对这一艺术产生浓厚兴趣。

初入社会,云成义没有从事皮雕画相关工作。然而在他心中,弘扬发展这项艺术的火种一直没有熄灭。

“要传承,光有热情和干劲不行,没有阵地和平台很可能半途而废。”他说。

2003年,在妻子张晶的支持协助下,云成义着手创办皮艺企业。由于缺少资金、场地,几乎白手起家。他在自家小院里搭起简易厂房,向亲友借来启动资金,从选购皮张、剪裁,到雕刻、烫烙、彩绘,一步一步有

了起色,并于2006年成立皮业公司。

变皮革为工艺品并非易事。云成义说,挑选皮张时,皮面既要柔软,又要有纤维韧性,还不能有划痕。创作过程融合绘画、雕刻、染色、抛光、定型等工艺手法,粗略算来,完成一件皮雕画需六七十道工序。

经10多年努力,出自云成义之手的一幅幅特色皮雕画问世,有些还获得国内外艺术奖。围绕皮雕画技艺,他最大限度搞创新,不断满足人们日益提高的高质量产品需求,现已取得26项研发成果,开发400多种产品,受到市场欢迎。

在沿用纯手工技艺创作皮雕艺术精品的时候,云成义购置了下料机、印花机等设备,以保证大众化产品的生产质量和效率。

“纯手工制作1米多高的皮雕画要40天左右,人工成本非常高。”云成义说,对大众化皮雕产品而言,如果一些工序由机器完

成,不仅能实现标准化量产,还能把制作时间大大缩短,成本显著降低。

为进一步让蒙古族皮艺在传承和创新中得到保护,云成义2016年成立传习基地和产业园,让中外游客前来体验皮雕画制作、蒙古包建造、草原射箭技艺、蒙古族礼仪等,年均接待上万人次,并对周边乡村贫困群众扶贫帮困。

云成义的儿子云博从内蒙古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毕业后,在父亲创办的产业园发挥专长,把传统技艺生活化作为研发方向,设计制作车载户外产品、艺术箱包等产品。比如雕刻着阴山岩画图案的登机箱、描摹着蒙古马鞍图案的垂钓椅、包含皮雕画元素的背包、钱袋、吊椅、衣柜、笔记本等。

“我们不仅要传承皮雕画技艺,更要把它生活化,让它在现代社会拥有新价值,焕发新生机。”云博说。